

1847—1956 年瑞典赴华传教士事略

[瑞典]杨富雷

郭泽民 译

2007年,适逢首位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莫里森(汉名马礼逊)赴华两百周年纪念。就在他于1807年抵达中国四十年之后,第一位瑞典传教士特奥多尔·哈姆贝尔格(Theodor Hamberg,汉名韩山文或韩山明,1819—1854)也踏上了中国国土。韩山文服务于欧洲较大教会之一的“巴塞尔布道会”(Basel Mission),但资助他的却是瑞典“隆德布道会”(Lund Missionary Society),后并入“瑞典信义会”(Church Of Sweden)。韩山文在华逗留七年间,一直活动于香港和广东省周围,并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甚为重大的变故——太平天国起义中扮演了一个颇为令人关注的角色。韩山文居港期间结识了洪仁玕(1822—1864),为其讲过学,并于1852年让洪领洗。洪仁玕乃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后受封为太平天国的干王。韩山文去世前著有一书,名之《太平天国起义记》。该书内容大部分取材于洪仁玕的一本笔录,书中不仅记叙了洪家的家族背景以及洪秀全登上权力宝座的历程,而且出版者还另附一章对特奥多尔·哈姆贝尔格(韩山文)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①

在很多方面,韩山文都可说是一位典型的瑞典赴华传教士。因财力所限,他的传教范围偏狭,但却相当贴近当地的民众,所谓贴近,是指作为一名外国人而言。许多瑞典传教士受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激励,一面专注于传播“福音”,一面兴办起数以百计的学校、医院,举行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并在妇女中展开大量工

^① 见韩山文(Theodor Hamberg)《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un; and The Origin or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1855; 另见夏春涛《洪仁玕——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湖北武汉教育出版社,1998。

作。比之于美国、英国及德国在华的教会和教堂,瑞典的传教会和教堂规模甚小,而且他们没有创办任何有名的大学或报刊。他们所奔赴的时常是中国内地偏僻的城镇和乡村,去那里开展传教工作,然而却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1847年已降,一百年间先后有600多位瑞典传教士被派往中国,他们分别活跃于现今中国的18个省份和地区,即北京、福建、广东、河北、河南、香港、湖北、湖南、内蒙、宁夏、四川、陕西、山东、上海、山西、青海、云南和新疆。600来名传教士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就瑞典的人口而言,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共有230名外国传教人士遇害,其中基督新教徒182名,这182位里就有56个瑞典人(包括15名儿童),约占全部被害外籍人员的1/4。

瑞典早年赴华的传教团中,大多数传教士对他们所奔赴的国度知之甚少,他们既不通晓该国的语言,而且对那里的文化和历史也不甚了了。他们或许算不上瑞中两国间十分理想的文化使节或搭桥者,但却时不时会遭遇很多偏见。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将会遇上那么多艰难险阻,那么多病疫疾患,同时对所要面临的中国民众的巨大猜忌和瑞典国内派遣机构的种种误解他们也是始料未及。正如有人所言,传教士们全都为“朦胧的神秘之邦”的呼唤所感召着。“朦胧的神秘之邦”恰恰也正是1907年瑞典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作者是一名女传教士,迄至当时已在中国湖北传教17年。一些传教士相信,中国是《圣经》中所提及过的地方,其《以赛亚书》49:12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Behold, These shall come from far; and, lo, these form the north and from the west; and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King James' Version)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来。(和合本)

其中的“希尼”(Sinim),许多人——不仅瑞典人——认为是指中国,因此基督的声音也得传播到那里去。不过新近的《圣经》研究指出,“希尼”实际所指的是埃及的一处地方希耶尼(Syene),即今天的阿斯旺(Aswan),而并非中国。颇为有趣的是,当今中国最常见的《圣经》译本——和合本——用“秦国”两字对应了“希尼”(Sinim),并加上“原文是希耶尼(Syene)”这样的评注。因为采用与“秦朝”或“秦始皇”中相同的“秦”字,该译本进行了某种自我实现的翻译。

不管当时的传教士们是出于怎样的信仰或怀抱怎样的态度,他们可是最早